

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

王衛平 主編

尤侗集

下

【清】尤 侗 著

楊旭輝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

王衛平 主編

尤侗集

下

【清】尤 侗 著

楊旭輝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西 堂 餘 集

艮齋倦稿文集

艮齋倦稿文集卷一

碑記五首

重修貴池縣學碑記

歲乙丑冬，予有皖江之役。路次池陽，適予友郡丞周君方視貴池縣篆，有修學之舉，而教諭錢君、訓導宗君，皆予故人也，因造於學而觀焉。

考其制，舊在邑東偏，有明弘治己未，都御史彭公改遷郡治之西南門，規模始大。迄於本朝，越八十餘年。兵燹之後，堂構蕩然矣。康熙庚申，縣令劉君始建夫子廟，將次第鳩工，會內擢去，不果。又六載，而周君乃董厥成。

今入其門，櫺星昭然；循其牆，繚垣矗然；升其殿，丹牖煥然；巡其廡，几筵秩然。至於明倫堂，爲楹有五，庀材尤鉅，不日而巋然鼎峙焉。其他閣、齋、祠、房之類，墜者起之，敝者葺之。周君將與邑之士大夫落之，而謁予曰：“願有記。”予作而歎曰：“嗚呼！備矣！古者，三代有庠序學校之制，而今一歸於學。然由漢以來，惟太學而已。至唐而天下諸道、州、縣始置學。宋景祐中，藩鎮立學。寶元中，大郡立學。慶曆中，諸路、州、軍無不立學者，猶曰州之士滿百人，乃得立學。故其間或興或廢。及明洪武，既建國子監，詔天下府、州、縣皆立學，故三百年來於斯爲盛。

“夫鄉學之設，原與國學相表裏。國學之中，備法物之駕，親臨袒割，行饗射禮，令諸儒執經問難於前，此天子之事也；鄉學之中，灑掃廟庭，修飾車服，禮器鐘鼓，箎絃之具，聚文學之士，考課肄業，此有司之職也。今有司以簿書筐篋爲能而迂闊學校，自上丁、月朔一至，拜跪之外，曾莫過而問焉。教訓之師，往往困於卑寒，謀食之不暇，無所施其手足之力。其視學宮之興廢，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，何其忽哉！”

“維我皇上，廣厲教化，大啓成均，復釋奠於孔林，爲天下先。於是，天下郡縣之學，無不奉詔加修，奔走恐後。而周君者，以攝署之官，獨能經始率作，底於成而後已。其晝夜拮据，勾較工程，錢君之勞最著，而宗君輯爲《文廟紀畧》，將俟學之成而潤色焉，皆足記也。”

言既畢，復揖池之士而告之曰：學之名何取哉？《記》云：“學之爲父子焉，學之爲君臣焉，學之爲長幼焉。”如是而已。人苟有志於學，遊斯學也，由之升堂入室不難。苟無志於學，雖使夫子詔於前，七十子贊於後，猶之正牆面而立也，又何取於美哉輪焉，美哉奐焉乎？歐陽公謂：“學校，王政之本。致治之盛衰，視其學之興廢。”曾子固亦謂：“凡人起居飲食，動作之小事，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，皆自學出，而無斯須去於教也。”今池之士，幸有周君修復是學，以爲步趨觀聽之地。而前太守喻君創爲書院，以歲之春秋，會六邑諸生，絃歌講習其中。兩地相望，濟濟洋洋，爲一時之盛，將見池之文風日上，人才日多，其應科舉之選者，發爲經濟以佐國家太平之治，即進而沐浴於道德，漸漬於仁義，養成大儒以接洙泗濂洛之傳，晞賢晞聖，悉於學乎始基。是則周君作人之盛心也，可不勉夫？

周君諱疆，字競庵，杭州人。由貢士，中書舍人。錢君諱塹，字介臣，蘇州人；宗君諱觀，字鶴問，揚州人，皆由貢士。而池陽士大

夫之効力助貲者，例得並書，并其工程若干，勒於別石。

重建長洲縣堂碑記

長洲縣治，宋以前不可考已。至紹興初，始有尊美堂之名，舊基在府治東北。明洪武初，移置東南隅，即今地也，草創庫隘。正統中，改作于王丞本正。弘治中，增廣于邢令纓。嘉靖中，郭令波一脩，莫令抑再脩，旋燬于火。柳令東伯、周令良臣，次第更新，于是規樞大備。迄我皇朝鼎革之交，兵燹狼籍，此堂蕩然墟矣。越今四十餘年，前後縣令不下數十人，僅以把茅蓋頭，危坐視事，輿從出入，半行瓦礫中，雖心知其非，倥傯未遑也。

康熙乙丑，樵李徐侯甫下車，愀然念之，遂請于上官，聚國族而謀，得舊宅五楹，鬻而遷焉。侯捐俸首倡，士大夫里民相率攸助鳩工，三閱月而竣。其內川堂，旁兩廡，外之門屏皆具。堂成，仍名曰尊美，大復古也。侯乃設讌以落之，而授簡于予，予作而歎曰：“嗚呼！政之興廢，豈不以人哉！”

夫縣治之堂，號爲正衙，令長之所蒞也，吏胥之所集也，百姓父老子弟之所奔走也，賦役之所平也，訟獄之所決也，號令簿書之所出也。是故丞尉之廨于是乎列，隸卒之舍于是乎衛，倉廩府庫于是乎充，架閣甲仗于是乎設，書齋賓館于是乎比，禁房庖廐于是乎附。非是堂也，餘于何觀？堂之不可已也如是。

然而四十年來，爲令至者，或一年，或二年，或四三年，坐視而莫之問者。何也？詰其故，則曰：“時不暇也。”又曰：“力不足也。”夫所謂時不暇者，非聽訟之繁也，非催科之急也，非參謁迎送之擾也，直以官爲傳舍，忽來忽去，苟安旦夕，而不暇爲百年之計也。所謂力不足者，非俸薪之無餘也，非錢穀之無耗也，非罰贖之無入，餽獻之無將也，亦以官爲榮身飽妻子之圖，故爲私乎有餘，爲公乎不

足也。今侯之來不過一載，而堂之成不過三月，此豈遲之又久、目不暇給者？侯雖捐俸，祿入幾何？士民之助亦錙銖耳。然積黍而成丘，事半而功倍，上作下應，皆有歡欣鼓舞之心，又何患於力不足乎？

侯之爲斯堂也如是。吾知侯之蒞斯堂也，必將惕然以思，奮然以起，召吏胥而訓戒之，進父老子弟而撫綏咻噢，勿使失所。由是，賦役日以舒，訟獄日以省，號令簿書日以條理。侯之堂成，侯之政亦成矣！且侯亦知尊美之義乎？所謂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是也。今侯之成斯堂也，因民之利，可謂不費矣！擇民之勞，可謂不怨矣！侯之廉靜寡欲，近于仁者，而謙恭自下，不敢慢于人，一旦坐堂皇而臨百姓，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豈非德威惟畏者乎？顧名而思，所以頌亦以規也。《詩》不云乎：“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萬壽無疆。”古之公堂，民之祝其君若此。侯其聽予之言，緩坐而受三爵。徐侯名弘炯，字長旭，浙江嘉興人，由貢監生。

天童山長生田碑記

孟子曰：“無恒產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爲能。”然以顏子屢空，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，郭內之田三十畝。惟士無田且不可，況遊方之外者乎？予嘗思世尊在舍衛城中乞食，其所俱二千五百人，焉得人人而乞之？即使於其城中次第乞已，而日復一日，恐難乎爲繼也。設有須達多長者以布地八千頃，黃金廣置良田，則一千三百區之中，千斯倉，萬斯箱，世尊可以終日趺坐，無著衣持鉢之勞矣。

今海內叢林稱五大名山，而天童居其一。自晉永康肇基，迄宋宏智而綦盛。按《志》，有莊三十六所，田一萬三千畝。當時法筵之熾，香積之饒，可知也。歷年既久，斥廢殆盡。明季密雲老人卓錫

中興，四衆響應，百務具舉，獨山中遺田僅四百畝，經營未遑也。迨傳弘覺國師，世祖章皇帝召入內庭，晝日三接，大暢宗風，旋歸太白老焉。其上座山曉和尚亦奉旨演教，隆安終接。天童之席，龍象代起，緇素咸依，幾及六十年所。然問莊田幾何，卒未能還紹興之舊，其故何與？

假令木公當先帝時奏對之餘，間爲大衆乞米供養，世祖必欣然以千百戶相餉。豈大清天子不及祇陀一太子耶？然木公終置不言，即前此密公，法力優爲，顧存而不論。蓋二老固有深意在也。予嘗細推人世廢興成敗，各有定數，山河大地，不免塵劫，桑田變海，一剎那間耳。《易》曰：“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。”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而況于尺寸之土乎？至於有田之利，即有田之害，賦稅之繁，繇役之擾，水旱凶荒之虞，雖士大夫多田翁且爲子孫憂。若僧田至一萬三千，可謂多矣，空門無常，安能保後人之世守乎？

今曉公推二老之意而斟酌之，損其有餘，補其不足，大約復原田十分之一，取足以充齋鉢、留坐具而已。爲公則不困於催科，爲私則不煩於分衛，雖百世可傳也。然自曉公開堂以來，南東其畝者繼至而輻輳，越陌度阡，雖擴至宏祖當日一萬三千，亦不爲難，又何數之可限乎？曉公既幸先業之漸恢，復嘉衆緣之廣結，欲勒豐碑以垂永久，特過吳門，請記于予。予因述其本末而竊有進焉。

吾聞佛家有悲田、福田之說，悲以勸修持，福以證因果，皆以田喻心也。曉公既悟即心之說，則將持戒以耕之，精進以種之，忍辱以耨之，知慧以穫之，禪定以饗之。其利益一切者，固不在區區布施之間。若以世法論，則諸善士之捨是田也，既種慈悲之根，必享福德之報。彼有遺種，此有滯穗，所得不更多乎？

由此觀之，佛氏之田未嘗有，而諸善士之田未嘗無也。願以是說爲天童山人告，即佛說洹河沙數，有如此田；佛說百千萬億劫，有如此今日長生之田矣！

昭慶寺戒壇碑記

武林之有昭慶寺，自唐貞觀道宣師始也。寺之有戒壇，自宋慶曆允堪師始也。師感韋馱示現于西天竺，取香泥和白牛糞及金剛王座下土、四大海心水，壇隨地湧，得未曾有，至今稱“地湧戒壇”是也。南渡兵燹，廢爲教場，而壇巋然獨存。夜常放光，大內驚爲火災，遣人覘之，掘地得碑，有“此古然燈佛降生之地”九字。又感牛羊登踐，跪而食草之異，寺由此復興。

自時厥後，四燬于兵，五災于火，然靈光不歇，倂壞倂成。智淳、介山、覺海諸宿德，後先整頓，遺教未墜。迨三昧老人自華山來，登壇提唱，四衆景從。定庵繼之，法輪重振。今則宜潔律師卓錫于此，幾三年矣。予薄遊湖上，瞻禮戒壇，見其穹窿嚴淨，爲叢林冠。退而謁師于丈室，見其道風清粹，率羣弟子薰脩，規矩秩如，鼓鐘梵唄之聲，晨夕未嘗絕也。

于是喟然而歎。予嘗謂天下宗師如麻似粟，然龍蛇混雜，凡聖同居，其間盲參瞎棒，墮入魔燒者多矣。惟戒律一途，乃真寔修行第一義。語云：“戒生定，定生慧。”而蘇子謂：“定慧相生，如珠盤之走。”然總以戒爲之先，無論西天東土，一花五葉，未有不從戒入者，即如吾儒受孔子戒然。君子三戒，戒色即淫戒也，戒鬪即殺戒也，戒得即盜戒也。而《法苑珠林》推言之曰：“本于仁則不殺，比于義則不盜，執于禮則不淫，守于信則不妄，師于智則不飲。”是則五常之道于戒備之矣！

且夫王者之治天下，莫大乎律。有刑律焉，有兵律焉，有樂律焉。佛者之律，雖未能進于是，然王者得之以治其民，佛者得之以治其身，其理一也。律者，戒也。世即有闢佛之人，惡能闢其所戒；世即有佞佛之人，惡能佞其所不戒哉？戒之不守，壇于何有？吾願宜師守具足之戒，擴而大之。以之參于禪可，通于教可，即合于儒

無不可。不有廢也，其何以興？寺之興也，日可俟也。將來修貞觀之遺緒，恢慶曆之舊規，此壇雖千百年存可也。是爲記。

重修光明庵碑記

吾郡東西南北有四禪寺，惟東北尚存。北禪自齊關逶迤以訖西城。東禪傍葑溪，折至南園底。南禪寺故址兩處，皆有平疇廣陌，桑麻鋪菜，而祇林蘭若亦參錯其中，若星羅而碁置也。予雖未能遍歷，而敝廬在南園之次，足跡亦偶及之。其峙于園之左者曰光明庵，傳自宋淳熙間。永安禪師卓錫于此，時有林酒仙者，嘗從師受具，今遺像猶在。東禪寺事載《邑志》暨《傳燈錄》。迨有明萬曆，申文定公、陳白陽山人重修是庵，規樞頗飭。本朝鼎革，兵燹摧燬，龍象剝竿，半湮沒風雨中，莫有過而問者。此予六十年來所目擊也。

行僧咸益，童而習之，力矢恢復，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比予從長安歸里，則見庵之殿宇墮者復興，庵之象設頽者復整，木魚鐘鼓，莊嚴畢備，遠近緇素，亦稍稍來。謁予而請曰：“願有記也。”予既嘉其有志竟成，而重有感焉。

嘗閱《洛陽伽藍記》，所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，無一存者。雖佛法廣大，而其廢興成敗之數，亦與世法相等。試觀王侯第宅，千門萬戶，無幾何時，高臺傾，曲池壞，墳墓下而青廷者纍纍矣。乃有一畝之宮，環堵之室，傳至百年，尚能肯堂肯構，聚國族于斯者，豈無殘缺，賴賢子孫以免也。浮屠之家，何以異是？然則寺無大小，得其人則易以興，不得其人則易以廢。咸益之爲是役也，不憚撤掇之勞，且有衆善士相助爲理，庵之興也，日可俟也。將還淳熙之舊，巋然爲東禪一附庸，不其美乎？是宜記，并系以銘：

天下光明，惟日月燈。佛氏得之，以建三乘。一隅照耀，千界

含弘。綿此寶刹，如升如恒。

記四首

上方山毀祠記

上方山五聖之神，不知其何所始也。巫覡家言，混沌初開，即有太母生五子，爵爲公侯。其說荒唐可笑，然吳之人無不家尊而戶信之。凡女子婚嫁，必先祀五聖，名曰花筵。鼓樂牲醴甚設，竟日夜，或見空中燈火車騎，聞鐃吹笙歌之聲，則大喜，以爲神之饗我也。遇小疾病，問其輒云：“上方見責。”則具綵船，亦載牲醴鼓樂，登山拜獻，祈緩須臾無死，幸而獲瘳，復以爲徼神之庇而有報焉。故自胥關達于橫塘、石湖之間，雖風朝雨夕，歲除元旦，靈旗賽鼓，未嘗頃刻斷也。其家居保太平者，則裝楮帛之類，纍纍千萬，歲納神庫，若里民輸稅縣官者。然而商賈之貪且愚者，又操左券，乞貸于神。俾陰長其直，則倍息以償。即折閱者，亦必至再至三而後已。

其尤可怪者，五侯既有夫人，更搜取良家子以充嬪御。凡處女有殊色者，及笄多得羸疾，夢中恍惚見峨冠博帶、角巾袷衣者，憑而幸之，或賜以果餌金錢諸物，枕席宛在。及其歿也，家人往往夢見其女靚粧炫服，嫋姚于錦屏繡褥之中，顏色如生故。其始莫不恐怖涕泣，其後轉相慶幸者有之。計一歲中不知其幾也，此何異于河伯娶婦乎？執此論之，神之貪淫無道，其罪大矣！縱天子號令，有所不及，而上帝臨女，所命山川、社稷、城隍、土地，上下神祇，曾未有執簡議其後者，愚竊惑焉。

傳聞明成化時有鄉先正黃郎中暉者，欲毀五聖祠，神示夢，將殀其長子以止之，不可；又殀其次子以止之，不可；僅存幼子復病，暉不顧，祠竟毀，而幼子卒無恙。然所毀惟城中祠，而上方如故。豈暉之力未大，抑神之運未衰與？

今康熙二十四年，大中丞湯公來撫吾吳，方修古典，闢異教，以上方爲淫祠，首嚴婦女燒香之禁。亡何，僧徒巫祝羣而譁之，奔走聚會者日益衆。公乃大奮厥怒，遣健卒數人，舁其木偶投之火，土偶沉之河，更其祠，祀漢壽亭侯。于是，五聖之香火遂絕，舉國之人始而駭，繼而疑，終而帖然以服。

然尚有不能解者，以此神廟貌歷三百年，媚之則福，觸之則禍，苟有毫髮涕唾之褻，則雷霆劍戟隨而攻之。今公一指麾間，掃滅無遺，若撲蟻蝨，而此神未嘗有叱歎之聲，睚眦之色，何先靈而後冥耶？予解之曰：夫鬼神之事，詩書具載，不可謂之無。然考之《王制》，天子祭天地，諸侯祭社稷，大夫祭五祀而已。其他皆非。

其鬼之祭也，鬼神非能惑人，人自惑之。《春秋》石言于晉，師曠曰：“石不能言，或馮焉；不然，民聽濫也。”吾見十室之鄉，尋丈之木，枝幹稍異，則人相與震而驚之，黠鬼馮焉，遂竊一方之血食。況于楞伽山高，石湖水深，雷雨幽篁，魑魅聚族而處，必推桀驚狡獪之雄，以爲野廟主。由是，巫覡傳之，僧道奉之，卜筮從之，村夫里媼跽之拜之，大家巨室亦諂佞附和之。子女玉帛，麋至輻湊，所謂用物弘而取精多者，其爲厲也不亦宜乎？

維公以剛大之氣，正直之德，儼然臨之，猶太陽之蕩氛翳，泰山之壓瓦礫也。彼異物者，逃迸伏匿之不暇，其尚有殘光剩響，播弄餘息乎？原夫五聖之神，天下有之，大抵五行氣化而成，今無故而實以名號，崇以封爵，使作威福于人，辟諸蜃樓海市，忽現幻相，一朝而滅，則土木形骸，塊然一物，游魂散魄，化爲子虛烏有，歸于無何之鄉而已。而又何疑焉？老子曰：“有道之世，其鬼不神。”是在

今日乎？

雖然，猶有慮，蓋鬼神之盛衰各有時焉。妖祟之興，同于盜賊竊發。赤眉、黃巾，何代蔑有？安知百年以後，不有左道之輩，乘間抵隙，爲此神捲土重來者？痛乎風俗之移人，而愚氓之不可理曉也。予故援筆記之，庶後之君子，詳其本末，有所鑒焉。

湯公諱斌，河南睢州人，壬辰進士，由內閣學士出爲今官。

重建揖青亭記

揖青亭者，先君子之所建也。每春秋之暇，登眺于此，予亦從而遊焉，不知幾何年矣。迨壬子先君子即世，甲寅閩難作，城南屯駐防之兵，予恐其窺我園也，遂毀是亭，距今又十有三載。

先是戊午，予應詔入都，六年不歸，灌園無人，四圍繚垣皆圯，田夫牧豎皆得闖入其中，戕其花木，搜及池魚，惟存水哉軒，頽樸敗檻，搖落水濱而已。癸亥，予請假還，過而吊之，寒烟蔓草，幾有黍離之感，不止陶處士三徑就荒也。乃命圯者築牆，梓人植其軒而新之，茲亭尚未復也。遷延至丁卯秋，始獲庀材鳩工，視舊稍拓加修飾焉。

落成之日，客有詰予者，曰：“子之爲是亭也，以爲遊觀之樂可矣。然吾聞之，五十不造屋，六十不製衣，今子年七十矣，而僕僕焉土木是營，得無有一生幾兩之歎哉？”予聞而默然久之，曰：“嗟乎！予之爲是亭也，豈爲遊觀之樂哉？蓋以成先君子之志也。昔羊叔子登峴山，謂百年之後魂魄猶應戀此。先君子之愛是亭，當有不能舍然者。《書》云：‘若考作室，厥子弗肯堂，矧肯構？’予小子方懼堂構之缺，一旦舉是亭而廢之，于心安乎？今是亭成，而先君子又不及見也，且悲思歎息之不勝，而敢言樂乎哉？”

客曰：“是固然矣！然吾子自今以往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與二三

子觴且詠于斯，其必有所樂也。”予復慨然良久，曰：“有之。夫茲亭之毀，以閩難也。當是時，烽火相望，刁斗相聞，凡我室家婦子，不遑寢食，何暇以遨以遊？今也幸邀天子之福，扶杖而觀太平，予又荷國恩，俾得歸老田間，以重有此臺也。瞻西山，對南畝，濯清流，追涼風，其亦可優游卒歲矣！予之所樂，或在斯乎？”客曰：“善哉！子之爲是亭也。”因與之酌酒。

思 齋 記

吾孫世求葺其讀書齋，成而問名于予，予顏曰“思”。而爲之說曰：學與思相資也。子言博學必曰慎思，子夏言博學亦曰近思。又慮其偏也，戒之曰：“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”然夫子自道思不如學者，則以不食不寢，徒思不學之病也。經之言思者，《書》：“思曰睿。”《詩》：“思無邪。”《禮》：“儼若思。”而《易》則曰“思不出其位”，“思之不可已也”，“思之不可過也”。

吾嘗讀蘇子《思堂記》而有感焉，其言曰：“予天下之無思慮者也，遇事則發，不暇思也。未發而思之，則未至。已發而思之，則無及。以此終身，不知所思。”斯言也，何其寔獲我心乎！予之老而廢思也久矣，且朝之所思，夕已忘之，夕之所思，朝復悔之。雖十思無益，故不如不思之樂也。我愚人之心也哉。雖然，此亦老將知而耄及之，求其優游卒歲云爾，而非若後生篤志者之所爲。夫思之害于事者，凡人饑則思食，寒則思衣，獨居則思配，在下則思官，臨財則思得，遇難則思免。舉一世之窮通、得喪，吉凶、禍福，憧憧往來于胸中，因是生徼倖之心，圖避就之計。蘇子所謂“思慮之賊，人微而無間”，其在是乎？

——若夫學問之道，俯仰天地，陶詠詩書，研窮性命之精微，辨晰古今之同異，不出戶而知周乎千里，不越宿而神遊乎百世者，思則得